



1902

文 學 叢 刊

# 日 邊 隨 筆

李 廣 田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日邊隨筆

李廣田

M6

I264

4:8



3 1764 9271 2

## 序

『日邊清夢斷。』若干年前，我曾經喜歡過秦少游這句詞。

年輕時候，生活中充滿了幻想，充滿了夢。這些幻夢大都非常美麗，其美麗正如日出以前的雲霞，既不能化爲霖雨，也不能長駐久存，等太陽昇了上來，終必化爲烏有。年齡漸漸積增，太多的感情讓位給開始抬頭的智慧，這才覺得前此的熱烈絢爛實在沒有甚麼意思，反不如白日當空，碧落無際，了然潔淨，廣大得可愛，也寂寞得可愛。這正是『日邊清夢斷』的境界。因此，也聯想到王摩詰的一句詩：『日色冷清松，』我猜想這日色該是殘秋或嚴冬的日色，尤其爲薄暮，有光而無熱，洒上經霜不凋的青枝，寒光閃閃，感覺清新而冷寂。當日確會自信：要論生活，就應當過這樣的生活，論文章

也該寫這樣的文章，一時大有一切皆了，浮華都盡的意思。

然而，所謂這一意境，不料却也還是一夢，不管自己多麼糊塗，時代却不斷折磨你，教育你，絕不讓你一切地去清靜自在。我離開一個最宜於做夢的大城，又到一個最不宜於做夢的小城，馬上就意識到生活絕不是那麼寫意，僅僅爲了一衣一食，也就並不怎麼容易。不久便是長期的奔泊。先是爲了避敵，從黃河邊跑到漢江邊。後來又從漢江邊跑到了紋江邊，這一次跑得更遠，而所避的倒不完全是外敵，因爲外敵之外却又由人民的血汗養出了很多內敵，而這些內敵又正是專和人民作對的，避之不暇，簡直是等於逃竄。一而再，再而三，終於跑到了南天邊。跑到了雲南。當初也曾想道：這地方總可以長期安定下去吧；然而不然，不止一次，日寇又幾乎打到了身邊，而且只就自己國家的事情來說，也就愈來愈不能令人滿意了。

我先是住在這城市的邊緣，後來由於一種方便，又遷移到城市的中心，

靠近了有名的『近日樓』，心裏就想：既曰『近日』，也正是所謂『日邊』，而這座莊嚴雄偉的古代建築，確也叫我想起北天邊那座最宜於做夢的大城。儘管周圍的一切都是朝夕變遷，但這『近日樓』却彷彿永古如斯，不已的風雨大概也只能使它顯得更古更老也更穩固罷了。然而從『一二·一』慘案以後，就連那座古老的『近日樓』也變成了戰場，這正應了我們時常引用的那句話：『一邊是荒淫無恥，一邊是嚴肅的工作，』一邊是昧着良心造謠中傷，一邊是青年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在爲人民說話。這一鬥爭，今天還正在堅持，正在擴大，這成了中國人民的生死關頭。這時候再叫我想起秦少游那句詞，簡直已變成了毫無感覺的東西。

像若干年前所向往的那種『日邊清夢斷』的境界大概永不會得到，至於『日色冷青松』那樣的感覺也永難再來，最低限度，我至今也還沒有寫出那種清淡到毫無人間氣息的作品，因爲我們的生命無時不在烈火裏燃燒，就像

生活在太陽近邊一樣，這也許就算是『日邊』的另一意義。然而我却不能不自己慚愧：時代是如此偉大而壯烈，我却只落了這麼幾篇小文章，不但分量少，而內容尤其寒薄；何況又未能捉住這時代的一光一影。其所以名之曰『日邊隨筆』者，不過是偶爾想起：藉此聊以見出自己的變化，以及我們這時代的變化而已。

三十五年，六月十日，昆明。

# 目次

序	I
他說：這是我的	一
諒噢	六
一粒砂	一三
手的用處	一七
繩的用處	二〇
建築	二五
分担	四九
這種蟲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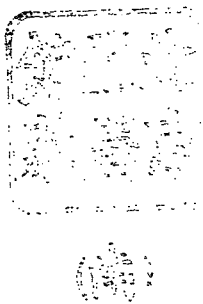


小小的悲劇	三六
日邊隨筆(一)	四七
日邊隨筆(二)	五四
日邊隨筆(三)	五九
空殼	六六
根	七一
書簡(一)	七七
書簡(二)	八二

## 他說：這是我

有些人未作父親，然而他們整天板着面孔，好像已經是幾個頭皮兒女的嚴父。有的人作了父親，却好像從自己小兒女的生命中也挽住了自己的童年，他自己也變成了自己的兒女。他同自己的孩子捉迷藏，跳房子，甚至爭玩具。我就有這麼一個老朋友。

有一天，我那老朋友正在同他的小兒子攪成一團，他們在搶奪一件東西：一顆圓滑而光彩的石子。那兒子說：『爸爸，這是我，』那爸爸却說，『這原來是我的，』從他們的爭辯中，自然，這些爭辯中都含了無限愛情，我也得以知道：這石子既不是兒子的，也不是父親的，乃是『自然』的所有物，作父親的於很久以前的一次河邊晚步中把這顆石子揀了來，作為小小的



贈品，轉到了孩子的手裏，孩子珍惜得像寶貝一般，但時間過去，這寶貝也就隨同孩子的記憶而不知所往。父親於偶然的翻箱倒篋中又尋獲這寶貝，於是父親兒子之間，就起了紛爭。然而父親到底是父親，他終於把那石子送還了兒子，並說道：

『好兒子，這東西當然是你的。什麼不是你的呢，一切都是你的；這房子，這土地，這花，這草，這些衣服，這些書畫，這小狗小貓，就連我們，爸爸和媽媽，都屬於你，假如你願意，你可以把我裝在你的口袋裏。』

原來是撅着小嘴的孩子，撲吃一聲笑了，這以下就又是一幕趣劇，兒子把石子硬向父親手裏塞，父親把石子強向兒子口袋裏裝，他們兩個都不要，都推讓，結果那石子只好在士敏土的地面上骨碌碌亂滾，彷彿它也表示出一種意外的歡喜。

我從那朋友家裏告辭出來，已是滿天星斗，我對着那燦爛的夜空而前

進，而沉思，我爲我那朋友父子編造一個小故事：

兒子看見星空，用手指着，對爸爸請求：

「爸爸，那顆大星真美，我要它，我願意那是我的。」

爸爸就笑着說：

「不，你不必一定要它，它本來是你的，也是我的，也是別人的，你幾時要看它，它就向你閃眼睛；雖然說世間也有陰霾；也有風雨，但晴朗的日子畢竟是多的。而且，那東西拿在手裏也不好玩，不像一顆石子；就是一顆石子，最好看也還是在流水底下。你不記得螢火虫嗎？飛在夜空裏的最美麗，拿在手上就不行了。」

爸爸說罷，沉默了，兒子也沉默着，他們彷彿在傾聽天上的聲音。那聲音也許在說：「這一切都是我的，都是你的。」

我又想：人之所以過於重視自己的所有，或對着任何喜愛的東西而搶先

說『這是我的』，都是因爲『有些東西還不是我的』的原故，等認識一切都  
是我的了，於是一切也都不要了，像那個小兒子之不要他的石子，也不再要  
天上的星星。然而，他畢竟是個孩子，至於大人，是的，就總稱之曰『大  
人』吧，年紀大了，世故深了，固然不會像小孩這樣，就是那少數把自己的  
腳底踏上了萬民之上的，對着無限江山，對着芸芸衆庶，而說『這是我的』  
的大人，也不會這樣。譬如古代的帝王，他們永不會像小孩子那麼理解，永  
不會像小孩子那麼相信，他們永遠自以爲聰明而實則愚蠢，他們永遠自以爲  
偉大而實則渺小，他們永遠窄狹，永遠自私，永遠殘暴與專橫。譬如他們有  
了極其寬大的土地，他們就會定出一條法律，像古代羅馬的法律中所有的：  
『凡有這土地的，則土地之上高及雲霄，土地之下深及黃泉，其間一切都屬  
他。』這結果怎樣呢？那就是：沒有土地的人，既無地立足，也不能呼吸，  
死了也無處葬身，不過，這些無地者的勞力却是那些『大人』所必需的，『大

人們』需要勞力，而不需要靈魂，需要的儘量榨取，不需要而儘量壓迫。這也許只是一例，然而這是一個概括的例。這就是我們的歷史，這就是我們的世界，而且，直到今天，仍如此。

我又想：那永久用了爭奪的聲音說『這是我的』的人，永不會領有一切，且必將在自己的窄狹與殘暴中自斃。只有一個人，一個具有人格的『大人』，神，他配說『這是我的』，也配說，『這一切是我的』，因為他『有』等於無，他領有一切，而又讓一切有個性，有自由，有軀殼也有靈魂，有完整的生命，爲自己，也爲別個。

我想起這個崇高的神，我想起我那個老朋友的小兒子，小孩和神原是最相近的。我想起我那個老朋友，那個大人，大孩子，好父親，我也想到今之『爲民父母』者。

三十三年六月二日，昆明。

## 說 喫

小時候會聽過老年人的訓誡，說不可對着正在吃飯的人注視，或說，吃飯的時候不要儘望着別人的嘴。當時只以爲這是爲了對人的禮貌，以爲是當然的，却不知其所以然。現在我彷彿懂得這意思，因爲吃飯實在並不好看，這不好看尤其表現在嘴上。

有很多事情都是習而不察，假如詳細觀察起來，最平常的事也足以令人驚心。你會注意到一個貪饒的人如何吃飯嗎？不論什麼，只要有得吃的就好，他吃得又香又甜，他的唇舌作出種種聲音，他的臉上作出種種表情，他的腿抖動着，那正是他的食慾的節奏，假如下面是地板，地板也動起來，假如那桌子不平，桌子也動起來，假如那盞盞不平，盞盞也動起來，而且叮叮

響起來，正在吃着的人自然是忘人忘我，忘神忘形。『飲食之人，人皆賤之！』你也許這麼罵一句。然而且慢，我這裏却不願說這種人，我只想說那平常的人。就是任何人，你只要注意他如何吃，你將越看越覺得好笑，但這是不能笑的，因為人人的鼻子下面都有一個填不滿的洞，而且那洞門口還有兩列閃閃發光的堅利的鋸齒，人人都要吃。但也正因為如此，你反而覺得這事情越來越嚴重了，你將不能自己地想道：所謂人生者原來就是爲了『這個』，頂頂要緊的原來就是『這個』！有意義或無意義，高尚或卑劣，都不成問題，問題却只在於『這個』是必須的，假如一天不吃，一天就難受，假如多日不吃，那就要餓死。更進一步，假如你看一個飢餓已久的人在吃飯，假如那個飢餓的人是個大丈夫，一隻餓虎，他將如何吃法呢？他也許已經變成一個饑人，像我們前邊所說的那樣的人，其實他恐怕比那個饑人更可怕，因為他正如那乾旱了很久的土地之於一滴雨水，他要頃刻之間把生命挽回



來。你看他吃，你還能看下去？你難道不在心裏想道：這個人，應當讓他吃飽，而且應當設法讓他不再飢餓。更進一步，你假如是看一大羣飢餓的人在吃飯，而那一羣人面前却只有少量可以充塞飢腸的東西，而這些人又是只想到自己的生命而並不顧及別人，你看他們將如何吃法？恕我對於人類的失敬，我想起來了，每一個農人都懂得這個道理：假如養一條豬，牠不肯吃，假如有十個豬，於是個個都肯吃，因為要搶，要奪，要推開你，我來吃。但是我們看着豬在吃，並不驚訝，因為豬，以及其他動物，幾乎是以吃為最高生命，而人則不然，人除了吃還要作些別的事。譬如人之中有所謂哲學家，他要思索宇宙人生，還想改造宇宙人生；又有所謂詩人，他要體察宇宙人生，又要用最美好的方法去表現宇宙人生中那最美好的事物；又有些大智大德，他們自己也許飯蔬飲水，也許簞瓢屢空，然而他們却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而異中有同，同處就是無論如何總

得吃，因爲，在人類，雖然有那麼些最高最美，最偉大的事業要作，而吃却也是生命的最後基礎。徹斯頓頓(G. K. Chesterton)在論述亞諾德(Matthew Arnold)的文章中曾經說：「他呀，他絕不會賞識當阿西西的聖弗郎西把自已的肉體稱之爲「我的兄弟這個驢」的時候那份力量，（更不必說那種幽默了。）他絕不會體會這種感覺（同時充滿了恐懼與喜笑的），就是：我們這個肉體「乃是」一個動物，而是一個最滑稽可笑的動物。」說是滑稽可笑，誠然是，而其嚴肅可怕也更甚。你看一個人在吃，你說那是喜劇的，而其爲悲劇的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話再說回來，我們最好還是遵從小時候聽過的訓誡吧：不要看人吃，不要看那正在吞咽撕嚼的嘴，因爲這並不愉快，無論其爲喜劇的或悲劇的。然而你也許還要想像，（自然有好多人是不能想像，也不肯傷腦筋去想像或推想的），你想到普天之下有多少飢餓的人民，我們這些同類，由於飢餓，由

於欲求一飽而不可得，由於把生活的最高理想被限制在「吃」上，這些「人」都變成了『動物』。『曾經爲人的動物』（Creatures once were men），高爾基這部小說說明了這事實。雖然，我們却不忍再用「羣豬在爭吃一小槽糠糝的情形來比擬了。我們應當這樣想像：大地乃是一個豐實的大食倉，要人吃；長江大河都是清泉，要人喝。生在這地面上的人們，凡是流汗的人們，都應該不愁飲食。然而事實却不然。事實是，有如但丁在「神曲」的「淨界」中所寫的，這裏有一棵樹，高枝上長滿了好果子，但可望而不可即，又有一道清泉，卻不能喝，雖然我們這些善良的同類並不像那些生前講究吃喝的精靈似的應受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折磨，他們也不是第三層地獄中那些貪口腹之慾的鬼魂，然而，却同樣被處罰在泥塘裏，反使他們受着雨雪的濯打，而且還有叫做塞勃魯司（Cerberus）的三匹猛犬守在泥塘邊，常常咬噬那些竟敢探耳出來的鬼魂。他們也許有罪，他們的罪是什麼呢？那也許就

是：他們沒有結合起來，沒有爲了生命而去爭取……

有多少人不是爲了吃而憂愁，或是把憂愁和着一口粗粒同時下咽呢。但是，我又想起一個故事來了：一個皇帝，每餐的御筵上有四百八十樣食品，豐盛而奇美，他每次總也是用了憂愁的面孔去對着那食桌，因爲，太豐盛了，使他無下箸處，而且，每次又總是他一個人獨享，他覺得毫無趣味。有時他下了聖旨，召某某寵妾來陪膳，不料只是要來到他面前的人就變成了奴隸，竟絲毫沒有「人」的可愛處，他的憂愁真是無可如何的。然而他却絕不會想到，他的「無下箸處」却正是那些人民的「無箸可下」的原因，也正是那些人民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因。

吃——這永遠令人發愁的把戲，是滑稽可笑的呢，還是嚴肅可怕的呢？是喜劇的呢，還是悲劇的呢？誰若說這是滑稽可笑的喜劇，也許會有人罵他喪心病狂；誰若說這是嚴肅可怕的悲劇，這悲劇爲什麼一定要永遠地繼續

排演？

三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 一粒砂

有這麼一個傳說：

有這麼一個人：他作了一世的旅客。他每天都在趕路，他所走的路，就是世界上的路。他很不幸，一開始便穿了一雙不合腳的鞋子，這使他走起路來總不能十分如意。而且走了不久，他的鞋裏便跳進一粒砂。路既是世上的路，而這世上又遍地是砂土，跳進一粒砂，本也極其平常。可是這以後，他的行程就更其困苦了，那砂子磨他的腳，使他走一步，痛一步，你想，假如鞋子裏沒有一粒砂，那該是多麼愉快呢。不錯，這也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只要坐下來，水濱也好，山腳也好，把鞋子脫掉，只一抖，便可抖出那顆磨腳的砂子。然而他不能。他趕路趕得很急，每天都担心月落西山時趕不到個

段落。天晚了，他住下來，他疲乏得厲害，還不等脫去鞋子，他已經沈沈地入睡了。而第二日，天未亮他便急忙起程。這樣，他就永沒有取出那一粒砂的機會。但是，我們也未嘗不可以這樣想：他即便立志把那粒砂子取出了，或是那粒砂子在一種偶然的情形中竟然自己跳出了，像它會偶然跳入時一樣，但誰又能担保沒有第二粒砂子再跳入呢。所以，無可如何，他的腳裏總有一粒砂子，而他每走一步，便痛一步，年月久了，那痛楚之感也許與日俱減，但每當與明日同時醒來，望着那永久新鮮，永久圓滿而又光明的太陽，而自己開始又走上一日之程時，那起初的步伐總也是痛苦的。他就這樣走着，走着，一直走到不能再走，走到最後，走到死。他死了，人家把他脫得精光，當然也脫了他的鞋子，人們搜索他的衣袋，衣袋是空的。人們抖擻他的鞋子，一粒砂在地上，那砂子形體微小，滾圓如珠，落地作金石聲。那小砂子暗然有光，仔細看時，上面隱隱似有紋理。據後來人說，那砂上實在

是幾個字迹，但年代久遠，沒有人知道那字迹說些什麼。又過了些年載，連那粒砂子也不知去向了，對於那幾個無人懂得的字迹也就更覺得關係重大，既不可得，也就彌覺可惜。

這傳說並不見於載籍，只不過有人曾經這樣說過。可是那曾經向人說這傳說的人却還遭了反駁：

『這傳說是一個胡說，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實。』

那個反駁者這樣質問，可是反駁者所得到的却只是沉默。反駁者覺得不夠得意，就又進一步反駁：

『傻瓜！一個人放着安閒的日子不享受，爲什麼要到處亂跑？就是走路，又何必緊趕？像我飯後散散步，水濱林下，隨意蹦蹦跳跳，也極合衛生之道。而且，走路就要檢那好路走，爲什麼要自找麻煩呢。』

這次他所得到的不再只是沉默了，因爲他只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不



見人影，那個說傳說的已經遠了。

所以，我也不希望有任何辯駁，因為我只替那個說傳說的再說一遍。

三十三年七月

## 手的用處

你彷彿無往不在。

你，羅丹雕像的妹妹，塌了鼻子的女人，我今天又遇見了你。

第一次遇到是在湖邊。我並沒有故意要看你，引我注視的是你那隻右手，你是在用那隻手招我的，雖然你那招手的方法很特別，不是把手伸出來上下移動，而是把它蓋在臉上。我實在不好意思看你，一個男子，怎麼可以過分地注意一個陌生的女人呢？不過我很奇怪，我不知道你那行路的時候把一隻手蓋在臉上的動作是一種甚麼怪習慣。

第二次遇到是在街上。你的媽媽（也許不是你的媽媽）陪着你，你依然是用了那種怪習慣走路，然而不幸，你的媽媽要你分擔一件東西，當你換手

的時候我遠遠地彷彿看見你面部中央有點特殊，但頃刻之間你就又用手蓋上了，而且我們都各自消失在人海中。這一次，我想你並沒有看見我，可是因為那怪習慣，你却被很多人看見了。

第三次遇到你是在野外。這一次我真是應當向你抱歉，因為我當時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現在你面前，而野外又沒有其他的人。這一次我確是看清了，你的臉部中央，那應當生鼻子的地方，有一個大洞，沿着洞的周圍是紅的紫的，——是什麼呢？我還說不出名字。我的抱歉使我立刻把頭低下來，你勿勿過去，我也絕未回顧。

我是不常出門的人。然而在少數的出行中却有多次遇到你。在比較熱鬧的地方較少地遇到你，在比較冷僻的道路上較多地遇到你。然而你大概又和我相似，總愛選取那些冷僻的路徑。

我今天又遇到你了。說良心話，我真不願意遇到你。我並不是怕見你那

殘缺的臉，我是最怕見你那隻蓋在臉上的手，尤其是你那由於掩飾而表現出來的整個姿態，而更不願分擔的痛苦還是你那種不幸的用心。這何嘗一定是你的過失呢？再沒有說你不幸的時候我心裏最痛苦的了，正如一個稟天地之氣，受父母之血，生而爲不良天性的人之爲人所厭棄一樣，尤其那天性居然表現了在眉目之間，令人一看便說『這個壞東西』的那一類人，我都爲之分當其不幸，而願意和他握手言歡的，並且說：『兄弟，你實在是天地間最值得同情的人！』然而你那隻手！手的用處是創造，可不是掩飾，但願你取下那隻手，抬起臉來，望着前面走去，而且，把手垂下來，很自然地左右交替擺動，這也是那美好的姿態之一，尤其是在一個年青的女人，我想，比爲了取一種姿態而必須抱一個空提包或攜一件大衣毛衣之類，還更好些。

據說太陽上面也有黑點的，然而我們都常說：來一陣好風，最好是吹走那些浮雲。

## 繩的用處

聽說一個年輕女子在某個空院落的空房間裏自殺了。這消息驚動了很多人，人們都懷了好奇心跑去，而我也其中之一。

「原來是她！」當我一見的時候就感到驚訝。我還在她身旁發現了那個嶄新的紙盒，那是裝皮鞋用的盒子。我的驚訝使我不忍再看，我默默地退了出來。

每天早晨我到一家點心店裏吃早點。我今天在那裏遇見一個女子，那是一個平常女子。她不是屬於深思的那一型，也不是屬於善感的那一型。她令人看了，既無所思，也無所感。她的臉色有點蒼白，這應當說是她的一個特點，然而當時我也並未覺得特別。我們各自默默地進着早餐，我並不注意她

。但正在靜靜地飲着啜着，忽然一種聲音把我驚了一下：一個紙盒子落在了在地下，從那紙盒子裏露出了繩子的一端，從那潔白的一端推想，那一定是一條新繩。她急忙去檢拾那紙盒，她的手有點顫抖，她用冷冷的眼睛悄悄地看我一眼，這使我覺得有點歉意。這一切不過是半小時以前的事。

半小時，一段很重要的時間。

我一面走着，一面想。我也許並未想，因為我不知道我會想過甚麼。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同房的友人將有遠行。他正在用一條繩子細一件行李，他用力過猛，繩子斷了，他把繩子丟棄，並隨口罵道：

「不中用！」

「然而繫一條人命則有餘！」我回答。

真是的，繩子的用處是甚麼呢？當我同那個女子在同時同地進餐的時候，我可絕沒有想到那條繩子是可以斷送一條生命的。

人可以用一條繩子去細紮一件行李，或是去繫一架秋千，但人如何能用它去細紮自己的頸子？我看她那一飲一啜的姿態還是非常自然的，我不知道她是否還有很好的胃口，有沒有很好的味覺，但不管這些，一個人在自縊之前也還要安閒地吃早點，而且又不是別人請她吃的，那麼這早點也許是爲了那半小時的時間。假如在這半小時內另外有什末事情發生就好了，然而，我們知道會有什末事呢？而且，她居然還會去買了一條新繩，而且她還想到把繩子藏在紙盒裏，我們實在很難想一個年輕女子提了一條長繩，或把一團繩索放進小小的衣袋，在街上走起來是甚麼樣子。而且，當她去購買那條繩子的時候，也許還在同人家爭價錢，她也許還假說那繩子太貴，而裝作不肯買，甚至說：『不中用，你的繩子太不牢！』於是那商人就微笑着抗辯：『還嫌不牢？隨你去細紮甚麼，你且去試試看吧。……』我也許想得太多了，我覺得有點歉意，我彷彿看見她那冷冷的眼睛又向我悄悄地看了一眼，可是這

一雙眼睛已是永久地閉上了。

她對於我完全是陌生的。等第二次見面，也就是最後一次見面，我却覺得她對我已經是非常熟悉的了，比較那些蜂湧而來的看客，我彷彿已經是她的一個親戚，一個親屬，然而奇怪的是我竟然毫無悲哀之感。看見一個人的死總該是可哀的，何況又是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子，對於人生，她可以說是過門而不入，大概剛到門口，看見情形不對，就急忙掉頭而去了。我想，假如當時我在進着早餐的時候，也居然就會想到她是預備去自殺，啊；我那將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呢？假如我把這想法告訴了別人，別人也許會罵我，說我還不如先去自殺更恰當些吧。而且，即使我真已確知道她要去自殺，甚至我看見那條繩上繫一個小小紙條——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寫道：『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就繫在這兒了，』那我不會去阻止她？而且，總還有半小時的時間，在這半小時內有多少事業還可以建樹，有多少意志還可以動搖……我



不能回答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應當說「是，是，」還是說「否，否」。

無可如何，這乃是我的真正的悲哀。而且當我聽說：當最初有人發現她在那裏自殺而尚未氣絕，尚可解救，然而竟沒有一個人去解救她，這時候就不但爲死者悲哀，爲我自己悲哀，而且也不能不爲人類感到悲哀了！

## 建築

作工人是好的，作工程師也好，因為，他們的生命總在一件事業中上升。

每當我經過那個開始建築的地方，我必定駐足觀看，我覺得好像站在整個人類的前面，好像站在整個歷史的開端。

很久很久以前，那建築工程就已經開始了，在一片低地，彷彿是一片海底。在那裏，從前也許有洶湧的波浪，向前衝擊，也許有如雷的濤聲震搖天空，如今却是許多工人在那裏打樁。他們從地上伐下了大樹，又把那些樹身用巨大的鐵錘打向地心，他們呼喊，歌唱，那些樹身就在鐵錘的打擊下扎下去。這是大工程，一點也不能心急。

我看那工程在進行，我不肯走開。工人們切切實實在用力，雖然慢，工作總在前進。他們每一個動作都是爲着建設，每一個心意，都是向着完成：這就是這件事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這就是使我的兩腳彷彿在那裏生了根的那力量。假如有一座大廈在拆卸，我也許就不願意看它了；然而，也還有人要看的，譬如考古學者，他們想從那斷壁頹垣中檢一點小東西，想從大機器上拾一點零件。

工人與工程，這如何能分得開呢？然而那住房子的人却常常忘記那造房子的人，歷史上有多少錯誤也就從這裏產生。

工人，要看看工人們，從他們的身上，從他們的胳膊上，從他們的汗粒中，他們的聲音中，你處處所見的都是一種力量，或者，你所見的都是力的消耗，然而並非消耗，乃是移注，移注入木中，石中，鐵中，土地中。等他們——這些建築者，——從地面上消滅了，而他們的力量却依然存在，這，

他們自己是不知道的，將來的人也許不知道，只有在此刻，在正當建築，正當進行，正在向着『完成』的上升中，才可以看見，覺得，知道得最真切。

力的移注：如種花人的灌溉，水灌下去，花長起來，而看一個大的建築之長成就想像一個地泉之上湧，尤其在這裏，在這一片海底似的低地，就更給了我這個印象，而這個地泉就有如由於工人們的力之移注乃噴湧而出，等建築完成了，這個地泉也將凝止。然而不然，最好的建築是永沒有凝止，最好的，是永久有一個向上的意向，彷彿它總在向上生長，彷彿那久已化成了泥土的工人們的力量永遠在支持它，使它不斷地向往那高大明朗的天空。

只有一種思想使我不能忍耐，那就是：這個巨大而堅固的建築是爲誰而造的呢？什麼人要住在這裏，而且住在這裏要幹什麼呢，想到那些有錢造宮殿的人們，想到那些住在宮殿裏的人們爲人類歷史所造下的災害，我就不願再想下去，我就不願再看下去，我就只好走開。

不是平地，不是大海，而是低濕霉爛的，人類所居住的土地上，我們要  
如何去做自己的工人，去做自己的工程師，去為我們自己而建築居室呢？這  
是我的問題，這是我所要求的回答。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 分担

假如你常到街上走走，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類的事情：

一個人，端一盆湯，急急忙忙穿過街心。他忽然摔倒，瓦盆碎了，盆裏的湯潑了滿地。他急忙站起來，四顧茫茫，却並不走開。一個騎自行車的恰好到來，他忙把車子拉住，喊道：「你不能走，你車子把我碰倒，你要負責！」他顯得怒不可遏，甚至表現出要哭的樣子。於是招來了很多看客，也招來了排難解紛的警察。雙方在竭力爭辯，然而毫無結果。看客們仍不明白，但大都以為那個騎車的有錯，因為那個人既已摔倒，而且盆已打破，湯已潑掉，總容易贏得同情；警察也如此，且說：「即使不是你有心碰他，他却是因為要躲你的車子而摔倒。」

這叫做分擔。把自己的不幸叫別人分擔，也不管自己的不幸是由於自己的過失或者是另有原因，也不管別人有無分擔的義務。總之，要你分擔。

也有過這樣的故事：

丈夫同妻子，騎驢進城，路是山路，迢遠而崎嶇。在中途，他們遇見一個匍匐而前的瞎子。丈夫說：「瞎子可憐，我們應當把驢子讓他騎。」於是他們讓瞎子騎。目的地近了，丈夫說：「請你下來吧，我們要進城去。」那瞎子却喊道：「驢子原是我的，你爲什末叫我下來？」瞎子裝作悲鳴，招來了很多路人，這些路人都同情瞎子，以爲那丈夫志在訛騙。丈夫無可如何，對妻子說：「冤枉！助人反被人害了。爲了避免麻煩，就把驢子讓他，我們走吧。」那瞎子聽了，却又喊道：「你首先要騙我的驢子，又要騙我的妻子，她本是我的，如今嫌我盲目，却被那有眼的迷惑了！」衆人聽了，都同情瞎子，並責備那個丈夫，原因呢，就在於瞎子是瞎子。

這也叫做分擔。你分擔了他的不幸，他却把你造成更不幸。你把他馱在背上，他却在你背上拉屎尿。他利用了他的弱點，也利用了衆人的弱點，他的弱點反成了強點。

小孩子吃糖果，吃得太多了，肚子痛起來，別人說你爲什末貪吃呢，他也許埋怨道：『這不怪我。應當怪那糖菓的滋味甘美，而且又恰好在我可以取到的地方。』

兩個小孩子打架，那打敗的哭起來，他一面哭一面罵着不相干的人們：『你們爲什末看我，而又批評我呢，而且也不幫助我？全是你們這些壞蛋的錯！』

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一人之事如此，國家的事也每每如此。政治不好，怨人；軍事不好，也怨人；總之，一切的過錯與不幸都要別人分擔，都永不自己反省，也永不求進步。我們，大都如此，我們之中的某些人，歷



來如此。這樣的人，永遠希望別人來分擔自己的重負，來分享自己的禍害。又如何能希望他去分擔別人的重負，去分受別人的苦難；雖然，我們的古聖先賢之中，確也曾有人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雖然，我們也讚美那自願如衆生入地獄的釋迦，也讚美那爲人類而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然而我們却不是這樣的人，我們不肯，也不能把整個世界負在自己肩上，不抱怨，不叫苦，不左右瞬，不前後顧，莊嚴而堅毅地，帶着人類的歷史向前進。

三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 這種蟲

一羣人，圍住了一個蟲。「真奇怪！這是什麼蟲呢？」大家都很驚訝。其中沒有一個人是曾經見過這種蟲的，更沒有人能指出這蟲的名字。

這蟲有一寸長。像一根小手指那末粗。身體是方的，綠色，透明。每一個環節上都有淡黃色的斑點，有頗長的毛刺。而環節與環節之間只有很細微的一點連接，似花瓣之連接於花跗。頭部也是方的，那裏的毛刺更多，因之不能看清它的本來面目。它被許多驚訝的目光所射擊，它不敢爬行。有人膽怯地用草葉去觸它一下，它無可奈何地微微蠕動，說明它並不會死，但也只有在這樣蠕動之際，人們就很容易擔心它會即將脫節，解體，假如它的一節不幸被觸脫了，那自然就是全體的死亡。這是一個既醜陋而又奇怪的蟲。它

醜陋，甚至使人生畏，它奇怪，就叫人離不開它。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蟲呢？沒有人能夠回答。

正當大家驚訝不止的時候，忽然有一位老先生來了。他看見這裏圍了很多人，他向那中心注視。『一個蟲，』他看見了，同時，他接受了很多疑問的目光，『這是一個什末蟲呢，老先生？』那些目光說。

『不錯，』他說，而且笑着，『是「有」這麼一種蟲。』

他絲毫不表示驚訝，他像一個淵博的昆蟲學家，又一再肯定地說道：

『一點也不錯，確乎是「有」這麼一種蟲呢。』

大家聽了，也並不問什末，似乎已獲得了完全的答覆，心裏的驚訝也消逝了。

當然的，這還有什末可問呢。假設你再問他，那答覆是可以想到的：

『這種蟲是怎樣生活呢？』

「這種蟲就是「這樣」生活。」

「這種蟲是怎樣變化呢？」

「這種蟲就是「這樣」變化。」

「那麼這種蟲到底叫什麼蟲呢？」

「這種蟲啊，這種蟲就叫「這種蟲」。」

如此而已，人們，爲了他的老年，而且因爲他曾作了一生的研究工作，就恭敬他，不問他，不駁他，似乎相信他。而他呢，他就憑了他的老年，他的一生的研究工作，而隨時隨地都坦然地指明：「這個就是這個。」他是現存的最古老的哲學家。

## 小小的悲劇

病室中目所能及的地方完全是白色。這白色令人感到漫無涯涘，想給視線找一個駐足的地方也不能，就是寂寞的心緒也總不易摸到一個邊際。

但有一天，我的視線終於停在遠遠的一個黑點上了。最初我不能斷定這黑色的斑點是什麼，反正我初來此臥病時並不會看見這個黑點的存在，它既不會是白壁的剝蝕，也並沒有任何人來把潔白的牆壁弄污。這費去了我不少的思索，到了晚間，電燈亮得刺目，我看見那黑色斑點也由於燈光的刺激而輕輕移動了起來，它升得更高了些，但並沒有繼續上升，它終於又停住了。第二天一個朋友來看我，他眼明手快，舉起手杖就要向那黑點打去，不等他的手杖打下，就被我一聲喝住了：

「不要打呀，恐怕它也是病着的！」

朋友的手杖輕輕放下，還不以爲然似地說：「你看它多麼醜陋啊。」我猜想它心裏是多少有了一點難爲情的感覺。

「不要緊，」我同他開一個小小玩笑，「你沒有打它固然就很好，而且它根本也還不知道你要打它。」

我們望着那一片白色中的一個黑點，像望向遠水中的一座小島，微微地笑了。

是一個晴暖的日子。一個朋友從陽光中走來看我。一進門就喊道：「爲什末不把窗子開起來呢？」不等我說什末，他就扯開了那雪白的窗幕，嘩啦一聲把窗子打開了。猛一回首，我對着那個新天地才真是說不出的喜悅，原來我的樓窗外是一院子綠樹，而且多是濃綠的松柏，那綠色一直從我的樓窗

展開去，愈展愈遠，愈遠愈深。從前我也曾到這庭院中來過，此刻却全不記得那庭院中有幾許樹木，有多少花草，只以爲那是一片無邊的森林。雖然也有天光從那森林的枝葉間漏下，然而我却想到；這林下也許有深厚的腐葉，或積年的敗草，不然也就是一地青苔。不管在這下面走着的那些人的腳步聲，以及他們的笑語聲，我却只神往於森林中那些雀鳥的跳擲與鳴噪。森林是豐富的，而我的情感却更豐富，於是我帶了感謝的意思對那朋友說：

「真是的，爲什末從前就沒有想到開窗子呢？」

我心裏又暗暗思念：我們在人生中大概也就是這樣；總是永久關閉在自已的小世界內，或者是根本沒有窗子，或者是雖有窗子而不肯打開，一旦得一點啟示，觸一點靈感，忽然把窗子開了，於是豁然開朗，一片新天地得來全不費工夫了。但是爲什末從前竟那樣的銅蔽呢？雖然難免自己嗤笑自己，却並不是無以自解：那窗子給你透透空氣，照照陽光，可也同樣能給你襲來

風雨，在人生中，我們也是有意或無意地要避免那些風風雨雨。不過無論如何，我此刻却真是很喜歡那個窗子，那朋友臨去時說把窗子再關起來吧，我說不必，看護小姐來說還是把窗子關起來吧，我說不必，而且，即使是夜裏也不必關，即便是有狂風暴雨也不必關了它，我私心裏這樣想。

一陣興奮之後，我有一次酣暢的晝眠，醒來已是下午四點以後了。我覺得是被一陣什末聲音給吵醒的。我反轉身來看那窗外的森林，那林裏顯得一片鬱暗，我知道不但太陽已經被這一排樓房遮住，而且天空也是陰着的，且有風聲在那林木間鳴嘯，那些枝葉在風中顫慄着，搖曳着，彷彿在召呼一陣豪雨的到來。風從窗上襲入，我感到一陣寒意，但是我不想把窗子關起，因為那林木間的一個受難者把我的注意完全吸住了。

那是一隻小小的麻雀。它的嘴角還是黃色的。我猜想它能飛的日子還不久。它由於不善飛，由於不諳世間，不幸被人捉住了，而且被人縛起來，



但是它終於逃脫了它第一次的惡運，它的腳上還帶着那縛它的索子就飛了起來，它自然是向樹蔭濃密處飛。它以為這裏可以棲止，而且可以避難，不料那未能解脫的索子却又纏住了樹枝，它現在想再離開這樹枝是不可能了，它飛一次，飛不起，那索子反而多纏了幾周，反而纏得更緊，這新的恐怖使它一刻不能停息，它愈想逃，就愈無法逃脫，雖然它偶爾也用了它的小嘴去努力啄剝索子，但總是無用。它掙扎一陣，呼喚一陣，結果是氣盡力竭，便只好倒懸在那樹枝上，一條腿拉得長長的，腿上的皮膚都赤紅地顯露了出來，彷彿那條腿就要扯斷似的。風來了，它也就隨着搖擺一陣，而它的小嘴是絕望地大開着，有時一開一闔地在急喘，我彷彿聽到了它那急喘的聲音。風定了。它就用盡了力氣翻起身來，於是撲擊着翅膀，掙扎着，又是一陣呼喚。

風從窗上吹到我的枕邊，冷而濕，我知道暴風雨就要來了。

這茂林中原不缺少麻雀，雀鳥們對於氣候的變化該是非常敏感的，隨着

稀落的雨滴聲，更多的麻雀都回到這森林中來，它們要在這裏暫觀一下風聲，大概非到大雨傾盆時是不肯回到巢中躲避的，而且，它們也發現了這個被縛的小麻雀，這個受難的靈魂，這個幼小的同類。它們又如何能捨開它，又如何能飛去不顧呢！多少隻麻雀都聚在這一棵樹上，它們跳擲上下，它們左顧右盼，它們翹首振翼，它們呼喚不已，它們在那受難者的旁邊作輕輕試探，終於有的去啄那樹枝，有的去啄那樹葉，甚至有的去啄那樹枝上的索子，去啄那小腿上的糾結，然而一切都是徒然，一切都歸失敗。風吹得更猛烈，雨點也打得更繁重了，我正在凝視，正在爲那受難者擔憂，爲那些欲救其同類而不能的小鳥們着急，忽然一陣呼噪，那些麻雀都一驚而散了，我看見一根粗重的竹竿從樹上舉了上來，那破裂的竹竿尖在那小麻雀的前後左右急速地搖擺，然而想捉住那繫着的索子却很不容易。那樹下發出一片歡笑聲，又一陣催促聲，幾個人齊聲喊道：「趕快趕快，大雨就來了，連樹枝一

齊擰下來！」果然那劈裂的竹竿尖就開始攫取那些樹枝，那竹竿尖咬住了樹枝，左擰右擰，終於磕又一聲，斷了，竹竿，樹枝，纏着的麻雀，都一齊隱沒了下去，不見了，緊接着是一片歡笑，緊接着是一陣大風，大雨也緊跟着傾了下來，除了風聲雨聲，嘯作一片，此外什末也不見了。

「你終於獲救了。」我舒了一口氣，這才感到了自己的疲乏，窗子自然不去關，窗外的風雨也不要看，便放平了身體靜息着。在靜息中，我却又想起了前些天的一件小事。

那時我還沒有病，我住在家裏。有一天，忽然一個朋友急急忙忙跑了來，彷彿跑得氣也喘不出，進門來就說：

「剛才正在家裏午睡，睡得好好的，被一個麻雀給吵醒了。活該它倒楣，我的門窗都是關着的，它不知什末時候飛了進來，想再飛出既不可能，在我的小屋子裏撞來撞去地亂飛，它跌在了我的枕邊，叫着鬧着，終於被

「我把捉住了。」

他一面說着，便把一個小小的手巾包給我看，我看見那手巾包中有東西在亂動，我並沒有伸手去接它。那朋友就說：

「你看怎麼辦呢？我捉了它，它却把我難倒了，我躊躇了很久，才決定把它送給你，因為你可以給你的小孩作玩物。」

「一撒手他就飛上天了，」我還不會這麼說，他就把這熱烘烘的小麻雀放在了我的掌握中，他還催促我趕快找一個東西把它裝起來，免得它再飛掉。我一時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便順手從牆上把孩子的寬邊大草帽摘了下來，把麻雀放在椅子上，猛然用草帽蓋上了。那朋友看我蓋好了，還擔心地問一句：「怎樣，不會跑掉吧？」仔細看過帽子之後，才又匆匆地辭去，他去後不久，我那上學的孩子也就被媽媽接了回來。孩子一進門就看見了大草帽，喊道：「是誰呀，把我的草帽丟在這裏？」草帽被拿起來，小麻雀條

地飛去了，飛到天上不見了，孩子呆望着藍天，莫明其妙，經我說明之後，媽媽又提起了曾經講過的小鳥被捉的故事，孩子聽了哈哈大笑，雖然並不出門，却把大草帽戴在頭上走來走去，覺得好玩極了。

這地方的天氣變得真快，本是晴天，頃刻之間便會大雨如注，而雨過之後也會立刻放晴。這時窗外的風雨也已經停了，林子裏，屋子裏，漸漸地明亮了起來，樹葉上明晶晶的，還有雨珠在葉尖上垂着，或者靜靜地滴着。下面又有脚步聲，而樹上也有了鳥喧聲。有很多麻雀又聚在那棵樹上，還在上下跳擲，鳴轉不已，似在尋覓那受難者的蹤跡。假如我能鳥語，能把那受難者被人類解放了的消息告訴它們就好了，——我正在這樣想着覺得好笑，却忽然聽到下面庭院中有追逐呼噪的聲音，彷彿一個大孩子帶了近於啼哭的聲音喊道：「原是關好了的，不知怎麼那籠門一開，它又跑了！」接着又是一陣緊急的追逐呼噪聲，又是一陣雜亂的歡笑聲，其中有個大人叫着：「好了

好了，給你捉住了！」還說些什麼切莫再開籠門的話，我心裏一驚，忽然從床上坐了起來，幾乎就要立刻走向窗邊去的樣子，而恰當此時，查病房的看護進來了，她瞪大了眼睛，又像在責斥一個小孩似地喝道：

「怎麼，又要亂動，不聽大夫的話，病如何能好呢？還不趕快躺下！」我自然是乖乖地躺下了，而且故意地閉了眼睛，不再理她，她輕輕地給我關好了窗戶，退出去了。

從此以後，我每天早晨醒來總是叫人把窗子打開，我時時刻刻在對了那片林子幻想，而我的視線又總愛停在那一段被攔斷了的樹枝上，我總難忘記那隻纏在樹上的小麻雀，它會在那裏懸着，轉着，飛着，撲着，苦苦地呼號着。別的麻雀們也還照常到這裏來聚會，尤其是黎明與黃昏，它們總是在這裏唱着鬧着，搖頭擺腦，紛紛議論。

幾天來我的心思總在窗外那一座林子裏跑，窗子裏的白牆，白牆上的黑點，都幾乎被我忘記了，雖然我明明知道，白牆上那黑點還依然存在。我的病大致已經痊可，擇一個晴和的日子我決定從這個籠子裏飛去，我終於獲得了醫生的許可。雖然窗子外邊是濃鬱的樹林，可是太陽的溫暖我也親切地感覺得到，屋子裏非常明亮，更叫人想到外面世界的美好，家裏給我準備好了，一切，我從床上起來，先在窗前張望一番，又在屋裏走了幾轉，我走到那個黑點下面，我看見它在慢慢地蠕動，它的錦綉一般敷了一層灰粉的翅子在試探着飛行的姿勢，兩道彎彎的細眉在輕輕地擺動。我靜默一回，鼓足力量仰面吹送它一口氣，它居然飄飄地從窗口飛去了。

三十二年八月

## 日邊隨筆（一）

### 生死之間

只要你活着，你的脊椎骨還能馱，你一雙蹄子還能供驅使，而你的兩隻手爪也還能在泥土裏挖掘，你當然還有用，也就有人管，——管你的生命不絕如縷，管你，不讓你休息。

只要你真的死了，你咽了最後一口氣，或者你最後一口氣尚未咽完，也許還只餘半口氣，你反正必死無疑了，於是也有人管，——管你，把你用繩索網起來，像網一段木頭，然後把你抬到郊外，去餵烏鴉餵野狗。如說他們是樂意管，也不見得，他們是不得不管，因為，如果不把你交給曠野，你就



會腐爛，發臭，你就會化成一種不好的氣味去妨害別人的鼻子，而你的樣子也妨害別人的眼睛，他們要講求衛生，要眼不見爲淨，就得把你除去。

只有生死之間的人最無辦法。說你是活的，然而你已不能供驅使，你已不能作奴隸，你爬也爬不起來了；說你是死了，然而你還瞪着一雙求救的眼睛，你也許還發出一種含糊的聲音，你成了哲學家，你說出你一生中最高最深的語言，因爲你的語言已不爲能聽的人所領會；你當然還沒有死，要把你細起來抬出來，爲時未免尙早，於是你只好倒在路旁，樹下，石上，垃圾堆上，讓太陽晒你，風吹你，雨打你，蒼蠅吃你。試想，在這麼多風雨的季節，這時代，你雖然不能動了，却還有知覺，你覺得濕，覺得冷，你浸在水裏泥裏過日過夜，然而無可如何，你只好讓一切自然的力量把你從生拖到死。要把你從死裏拉起來，那該是人的事，人既不管，太陽、風雨，就更不管了。

生死之間！我們是生呢，還是死？還是在生死之間？而且，應該怎樣辦

呢？我等待回答。

### 早晨

我每天早晨都怕晚了，第一次醒悟之後便立刻起來，而且第一個行動是：立刻跑出去。

跑出去。因為庭院中那些花草在召喚我，我要去看看它們在不爲人所知所見的時候有了多少生長，我相信，它們在一夜的沈默中長得最快，最自在。

我愛植物甚於愛「人」，因為它們那生意，那蔥蘢，就是它們那按時的凋亡也可愛，因為它們留下了根柢，或種子，它們爲生命盡了力。

當然我還是更愛「人」，假如「人」也有了植物的可愛。酣睡一夜而醒來的嬰兒，常叫我想到早晨的花草，而他那一雙清明的眼睛，——日出前花

草上的露珠。

### 感謝

到市上買菜的人回來了，我總要接過菜籃，我要仔細觀看：果子的豔紅與豐滿，菜葉的鮮嫩與蔥蘢。和在這些上面領受到早晨的歡悅，而我的心裏又充滿了感謝。

買菜人說：『你要看啊，請到菜市去，或者更好是到果子林去，到菜園去。』

我說：『不，我不但要觀看，我還想種植。』

### 經驗

我讀一本旅行記，而我想起一種經驗——經驗，這正是『經驗』的意

義。

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在趕路，緊趕緊趕，趕到夜深，才趕到一個地方住下。這地方給我們一種神祕的感覺，——在夜色中，尤其在暗淡的燈光所照出來的迷離形像中，我們不知道這地方是什麼樣子，我們所住的是什麼房屋，周圍是些什麼人，什麼山，什麼水，什麼樹木與路徑。疲乏中感到甜蜜，我們就在無所知中睡在這個新鮮而又生疏的懷抱裏。等明日醒來，天亮了，我們才看清了這裏的一切，一切與我們所想的的不同，一切都覺得可喜，然而這也正是告別的時候了，『再見再見，』這一別將永無再見之一日。第二天是這樣，第三天，第四天，一連許多天。不知多久，也許多少年過了，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你忽然想起了你從前曾經住過的某個地方，就想：假如能再走過那地方就好，於是感到一點迷惑，也感到一點惆悵。

我們的經驗大都如此，這就是所謂經驗。

## 人與其他

我忽然——不是忽然，是常常，而今天是忽然覺得最清楚，——覺得什麼都比人好，植物且不必說，動物也一樣。人的面孔上沒有毛，我覺得遠不如那些有毛的面孔爲美好，因之，人類的衣服也不如動物的毛皮。爲什麼呢？我的解釋還不如我的感覺的明確，大概就因爲人的險詐，人的虛偽，無論是見於光滑滑的面孔上的，或見於那些奇麗的服飾上的。而動物則大多光潔而善良。我們說毒蛇猛獸，其毒其猛，也表現得美好。而植物：樹木，花草，果實，……就更美好。你們也許反對我這麼說，但我要這麼說，因爲我這麼感覺，且這麼相信，因爲我是「人」，我在替人們，就是你們，站在一切之前而感到醜陋、污穢、卑劣、委瑣、不自然、不大方，既沒有好看的神色澤，又缺乏好聽的聲音……不行，簡直說不盡，總之，是不好。你們說：

「不要你代表。」我說，沒有關係，我正是一個「人」，我不責備花，責備草，責備獅虎與蟲鳥，且不管它們有無可責備，我所責備的正是「人」，而且，我將以動物或植物的名字去稱呼那少數可愛的人，而對於另一些人，我也不再罵他們：「你這無知的草木，」或「你這沒有理性的禽獸。」

## 日邊隨筆（二）

我真是一個愛「看」的人。人世間形形色色，隨時隨地都吸引着我的眼睛。

白天，走在街上，你可以看見幾個乾癟了的老女人。從她們的衣帽，你可以知道她們都是尼姑。他們拿着鼓（你可以想像她們在小時候也曾經拿着這麼一個咚咚敲着玩兒），她們還抱着經卷（你或者還可以想像她們是些小學生，抱了繪圖的教本去上學聽講），她們這樣的從你面前走過了，她們也就是這樣的，從年青一直走到了衰老，而且還要走下去，走到死亡。走到城牆腳，你看見一個老乞婦睡在城牆下的土洞裏。這些土洞是爲了防空而挖掘的，如今沒有空襲，裏面有的堆了垃圾，有的生了青苔，有的就成了無家者

的住家。那乞婦睡在裏邊，睡得非常沉酣，她的頭頸枕着一塊黃土，她的臉孔和那黃土是一樣顏色，她一點也不動，連呼吸也看不出。誰能斷定她不是死的呢？然而她可能是活的，因為那洞門裏邊還有一堆柴灰，火是滅了，可還有淡淡的青煙在鼻鼻發散。走到熱鬧場所，你看一個先生在賣卦，一個青年學生來批八字，那先生畫一陣，恭維一陣，那學生含着忍不住的笑意，而又彷彿恐怕別人偷聽了他的好運氣似的，急急匆匆，丟下六十元跑了。一個婦人來拆到一個「關」字，那先生說門裏邊兩團亂絲，家裏一定有訟事，那婦人聽了，佩服得五體投地，急忙問道可有貴人扶持？那先生說就在東北，但須早晨六點鐘以前去找他，不然他就出門了，晚上九鐘以後也不行，因為那貴人早起且早睡。旁觀的人聽到這話竟有的笑了出來，然而那女人却極其嚴肅，兩隻手把卦禮恭敬地奉上，一面思忖一面縐眉，像一個影子似地走了。



晚上，你到夜市去看看。一個中年婦人用右手的食指挑着一個破舊披肩，她一言不發，站在這路旁邊。不說話，你會以為她是含淚欲泣的。一堆人圍住一個小攤子，毛毯，大衣呢料，呢帽，長衫，棉絮，面盆……大家像瘋狂似地一手拿錢一手搶貨，因為那貨太便宜了。然而那個人却總不零賣，他哀哀地訴說，他如今困在旅館中，明天將要上路，要賤賣，要一股腦兒賣出這些物事，三千九百元，雖然他明明知道，如果分件零賣就可以多賣千八百元。而那些貪便宜的人却不肯放手，扯着，罵着，嘲着說，『你這個人太苗了，這個外路人！』並緊緊捏住一條毛毯說，『這不過是一條印花墊單罷了！』那物主就兩手扶地，用死力按住他的東西，有口難分辨，真是苦不堪言。你這樣看半小時，但總不見結果，你只好走開。但你如多看幾次，你就明白了，那原是一個圈套，買的賣的是一家，而且他們有很多這樣貨攤，他們互相交替着作買者又作賣者，你可以認清那個戴瓜皮小帽的，或那個拿長

煙管的，這裏有他，那裏也有他。他們乃是一個生活的網子，這網子是專爲捕捉那些愛貪便宜的購買者，那些乾癮了的小蟲們。你既已看穿了，就可以不看，然而不然，你總被他們吸引，總願意看看有什麼上鈎的魚兒，除非你站得太久了，怕人家疑心你有什麼企圖，於是你走開。你走到空場上，又是一堆人：賣魔術的，地上鋪一大塊白布，布上畫四十套魔術：美人脫衣，女子生鬚，令人放屁，板凳打架，雞蛋爬牆……。那人手裏拿一些小書，四十套戲法都印在裏邊。十元一本，優待八折。但是當他正在變一套『一球變二』而無論如何也變不成，却又不能不大聲地自吹自擂時，一個小伙子猛然闖進一個油光光的腦袋來喊道：『媽的，我一套也學不會呀，冤枉了我八元錢！』聽了這個，大家都嗤了一聲，那個魔術家的聲音雖然也變的啞了一些，但終于還是吹擂了下去。真是，有什麼辦法呢？生在這人間，玩這麼一點小把戲也還是這般的困難。

爲了吃一口粗飯，人們把甚麼方法都想到了。你想想看吧：北平的天橋，十剎海，濟南的北崗子，泰山下的岱廟，鼓永的大橋……我們這人間真夠豐富，也真夠慘！

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昆明

### 日邊隨筆(三)

一

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當你一早醒來的時候，尙不知道你的工作將如何開始。這時候你覺得洗臉刷牙之類的事都是多餘的，甚至就不敢向窗上多看一眼，因為那窗子正告訴你：新的一天也已經開始了。

像我們這類人，正偏偏常有這種痛苦。

我們是些什末人呢？彷彿自己也不知道。正是這樣，自己還不會知道自己，遑論其他。

因此，我最敬慕一種人，這種人，在他們的生命裏有一個強有力的東

西，他們爲了這個而生，至必要時，也就爲了這個而死。這東西是什末呢？反正，吝嗇漢的金錢並不是，愚昧者的神道也不是，沾沾自喜者的虛榮更不是，凡屬這一類的東西，都不是。

我們似乎並不懷疑：這樣的人，當黎明之際是不是猶不知道把自己休息了一夜的精力向什麼地方使用，因爲這樣的懷疑，正等於懷疑太陽是否知道何以照耀，或如懷疑大海，是否知道怎樣不息地奔流。

## 二

A. 紀德在他的論古典主義中說：

「古典主義的祕密包藏在「質樸」裏面。……」

「我們現在所最賞鑑的畫家和文人都有一種格調，古典主義的大藝術家却盡力使自己沒有「格調」，盡力傾向平凡。……古典主義作品之是否強而

美，全看那作品裏的浪漫主義被壓迫的程度如何。「一個大藝術家只有一個掛慮：盡力變成合乎人情，——說得好些，變成平凡。」——這是我二十年前寫下的話，可驚歎的是，這樣的藝術家却因此或爲個人的了。至若那些爲着自己而不肯合乎人情的，是只能成爲特殊，怪異，不完善……我在這裏應當引用「福音書」裏的話嗎？——要的，因爲我不想曲解它的意思：「那想救全生命（個人的生命）的人會失了他的生命，可是那想失去生命的人却會救全他的生命。」（據希臘原文更正確的翻譯起來當作：「使得他的生命真有生命」。）

當我讀着果戈理的作品的時候，我就一再地想起了紀德這段話，而柏林斯基在他論果戈理的文章裏就曾經提出：果戈理的第一個特色便是「質樸」。可是果戈理却不是沒有格調的，質樸正是一種最高的格調，而質樸本身又有種種不同的格調，正因爲：作家的質樸處正是作家自己，他不是任何別一個

人，或別些個人。試想想戈果理作品中那些高舉的抒情吧，那是多麼質樸，却又多麼奇異。

### 三

我在思索，我在這個環境中所以不快樂的原因，而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自己並未和這個環境打成一氣。自己既不能把自己的呼吸吹入這個環境，自己也不能從這個環境吸取一點什麼。我還不知道一個政治工作者離開了政治活動，一個將軍離開了戰場以後的感覺是如何，至於我，那却正如活在空氣稀薄的空中一樣，說不上寂寞，因為連寂寞之感也漸漸喪失了。

### 四

從前有人作過「家之上下四旁」的文章，忘記是怎樣說的了。如有人叫

我來寫這題目，我大概只能寫「家之左右」。就以此刻而論，——現在是下午三點，——我的芳鄰們就正用了激昂的聲調在把他們的私事向我大事宣傳。右鄰，是老爺家，他曾作過大官，他很有錢，太太給她留下一個女兒，死去了，現在這女兒已是十七八歲的姑娘，在中學讀書。趙老爺的續絃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大概已有兩三歲。大女兒正在同她的繼母吵鬧着，只聽到「你偷男人！你偷男人！」此外則只是兩人鬥口，不知說些什末。這時候趙老爺一句話也沒有，這是我最近最關心的事，我猜想他心裏一定很難過，他很惱，然而無話可說。我也曾聽到他鬧過，那是他同他的老母親，原因是爲了他的妹妹，她是個將近四十歲的寡婦，常住在這裏，大概行爲也有點不檢，又彷彿時常爲了「吃好吃壞」而鬧着。至於左鄰，那其實就在我的「家」裏，在我的門口，這時候那個女人正在罵她的孩子，因爲她的兩歲的小寶貝給她把頂針弄丟了，她借題發揮，打孩子，摔椅子，說孩子給她糟踐東西，罵道：



「你那好爸爸要來收屍連裝棺材的錢也沒有了，真氣死！」當然，這不是對孩子說的，這是暗指着她的婆婆，大姑和小姑。然而那些被罵的並不出聲，只是默默地忍受。

有什末辦法呢？生活在人們中間，便有一種分擔鄰人們的痛苦義務，就正如此刻，我也正在分嘗那位趙老爺和這邊的婆婆，大姑和小姑的痛苦一樣。

## 五

破蛹而出，又等待翅子變大變硬，而飄然地飛起來，——這感覺如何？我歷來還不曾經驗過……

## 六

要修理一件破衣服。

這衣服上原來共有五個鈕扣，現在却只餘下了一個，於是這一個殘餘的鈕扣便成了鈕扣的標準，要跑遍全城去選購那與這標準完全相合的四個新的，結果是毫無所得。賣鈕扣的說：如今已沒有這種樣式了。我想起了某某作家曾寫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青年爲了要買一條滿意的領帶而跑遍了整個世界，那結果是一樣的，因爲世界並不是爲了某一個人的『意』而存在的。

三十年九月，叙永。

## 空 殼

近來時常聽人說，某某人有神經病，某某人發神經之類的話，彷彿這是一個神經病的時代似的。我有一個朋友，就曾經一再地告訴我，說某某教授是患神經病的，因此我却非常納悶，一個人既有神經病怎麼還能在大學裏作教授呢？有一次，我看到學校門口貼一張大佈告，是某某學會公開演講，那講題非常惹人注目，叫做：「希特勒及其柄政後的德國」，而那個主講者正是那位神經病教授。這給了我一個認識的機會。到了演講的時候，我準時到場了，然而糟糕，聽講的人太多，簡直沒有一點空閒地方，我心裏暗想：這麼多人，難道都是爲了來看看這個神經病教授的吗？還是大家都患了神經病呢？會場裏秩序很好，神經病教授也來了；於是即時開講，我也就立在一

個牆角下聽完了這一場演講，結果我也就知道了這個教授的病源，那就是：他對於法西斯，對於橫暴，對於一切反進步的東西痛恨到了極點。

後來又聽說某某女生也是患神經病的。這個女生正是我自己教着的學生，我當然比較知道一些。我知道她腦筋不很好，那大概是因為受了太多傷害的結果。她文章的確寫得很好，而且每次都很好，而且每次都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我記得她寫過一篇叫做「毒藥」的文章，可以說是一篇相當完整的小說，文章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同她一位表兄戀愛，她糊里糊塗地懷了孕，又糊里糊塗在學校宿舍裏生了小孩，她受了學校中同校師長的侮辱。又受了家庭的責斥，她父親給毒藥吃，要她死，却為她母親所阻止了，她去找她那位表兄，那個負責的人，他給了她虛偽的安慰，又給她以「益母」的補藥，其實那正是毒藥，也是要她死，她却很傻，她懷着求生的希望把藥吞了。幾乎被毒死，而又被救了過來。人家也許以為她現在完全絕望了，還

不是自殺了事嗎？然而她不，她從此奮發起來，她說：十六歲以前的事都是亂來的，從今後非揉搓出一個新樣子來給人們看看不可，她要活，她要活得好。……『要揉搓出一個新樣子來，』我以為這話真是說得好極了，我們那一個認真生活的人不是如此嗎？我們在層層的壓榨和層層的圍攻中生活，我們要拚命地去揉搓一番，我們活得像一片抹布一樣，污穢，黑暗，被鄙棄，被踐踏，然而我們却要掙扎出一個明天，要像一個『人』的樣子站起來。我以為這篇文章實在寫得很好，這樣作者一點也不『神經』。她對於人生的看法實在也很健康，像她對於其他的看法一樣。人家也許以為她這個人太不拘謹了，拘謹也許並不好，不過太不拘謹了就更不好。她的功課當然是可以值六十分的，但她不願意爲了考試而去用功，而去開夜車，於是她就坦白地告訴那個先生：先生，你就給我六十分吧。如遇到甚麼困難問題，她索性就去拜訪那個可以解答這問題的先生，也不管認識或不認識，更不管是否聽過課，

她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樣不敢見人，她實在是非常尊重她自己的，她如果到她的家裏來了，她就正如你家裏人一樣，一切都實實在在，絕無虛假，餓了就吃，疲乏了就告辭回去。就是這樣一個人。她對於歷史，對於社會的發展，對於當前的現實問題，都有一個很好的看法，她是永遠渴望着光明，永遠追求着真理的。對於光明的希求太迫切了，而對於黑暗就有極端的痛惡，於是這就是所謂神經病了。

我想，許多被宣判為神經病者的人，也許大都是如此的，我很想告訴我那位朋友說這樣人很多，在這時代尤多，我自己認識的就不少。可是我終於不能告訴他，我知道是隨便說說的，那宣判某某為神經病患者的人不是他，也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更多的人，更複雜的一種力量。不過，因為我却想到了另一個問題：既然這樣的人是神經病患者，那末什末樣的人才是最完好的人，才是沒有神經病的人呢？於是我想起了高爾基的題作「再關於惡魔」

的那篇文章，他說：魔鬼把一個人的熱情，希望，憎惡，憤恨……等等，都陸續地取去了，於是這個人就成了一個空殼，也就成了一個『完人』，這樣的人是很健康的，當然也就不致於被人指為神經病患者了。那麼，我們大家還是都相勉為空殼好些吧。

三十年九月，十四日。

## 根

近來，這個小城市漸漸地寂寞了起來，雖然大街上也還是熙來攘往，但在我，這座城已經幾乎成了空的，因為所有的熟人已差不多走光了。從前走在街上，時常覺得那些點頭招呼的禮節是可厭的，於是索性自己低了頭走路，以免生那些麻煩。然而現在却不然了，現在一味地仰起臉來走路，想發現幾個熟人，却已很不容易。有時走過幾條街遇不到一個熟人，有時遇到一個熟人，見面就問：『您幾時走？』『您找到車子沒有？』我麼，我不想走，我自然也不去找車子，我知道車子是很不容易到的。也許有人必要問我：『那麼您還留戀這個地方嗎？』誠然，這也很難說，譬如這個地方的紅崖山，或晴或雨，看來總是那麼怪靈秀的，尤其當夕陽照着，淡雲籠着的時候，才叫



我真正瞭解了『雲蒸霞蔚』四個字的好處；再如這裏的永寧河，河水有時清得像翡翠，水流的聲音也極其清脆，一旦大雨滂沱，山洪暴發，永寧河便變成了一條滿江滿槽的濁流，那水勢總是要衝破兩岸的石壩似的，發生轟隆的巨響，把整個山城都震動了起來；而上下兩橋，無論何時，也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這地方還有那麼多的果園和樹林……也許這地方就因了這些特色而顯得可愛，然而我可並沒有因此而留下來，或者說，我的留下來可並不是爲了這些，何況這地方還有那麼多壞天氣，你想，不見太陽如何能行？而昆明來信又總說：『快來吧，這裏的天氣太好了，天天有大太陽。』何況，山呀，水呀，樹呀，這些東西對於人生究竟有多少關係呢？當人們都已走開時，這裏的山水也就變了顏色了。人總是人，沒有人的地方總是寒冷的。自然我所說的人是和自己接近的人，是朋友，是溫情的給與者。倘如能夠把任何人人都變成自己的朋友就好了嗎？也不見得，而且這也不可能。那麼，你爲

什麼還要留在這麼一個荒僻的地方？於是有人對我說：『你又在這裏生了根了！』

我很讚美這句話，我就喜歡『生根』這點意思。這叫我想起一個舊問題來。這問題一直追隨我很久，直到最近，這問題也還有時候來惹我一陣煩惱，雖然我明明知道這是一個糊塗問題。不知從何時起，也不知爲什麼，我總以爲『人』這種生物，不，應當說是動物啊，可是動物也還是生物，所以我總說『人』是生物，我總以爲『人』這種生物不生根是奇怪的。人爲什麼不生根呢？樹木花草都有根，就連生在水面上的浮萍也有根，雖然只是非常細弱的幾縷根。我愛樹，尤其愛大樹，那一樹清蔭固然可愛，那盤曲在地下根却更可愛，沒有那地下的根，怎麼會有那一樹可愛的清蔭呢？『樹大根深，』我就喜歡這句話。你看，一棵大樹，它用它的根直接從大地吸收養分，它把根扎得深深的，又伸得遠遠的，它的根能穿過堅硬的石頭，能從河底的

這邊穿到那邊，它生得那麼穩固，於是人不能拔，風不能推，却只在大風中搖擺出一種可愛的姿勢，這夠多麼好。然而人沒有根，人只是一堆骨肉，這一堆骨肉就在地面上跑來跑去，真是奇怪，人類是太容易抬起兩腳，太容易使自己改變的了。『我要走。』於是就走了。『請你陪我到公園去，』不去嗎？拉你一把，你的腳就邁步了。跋山，涉水，赴宴會，朝聖地，進軍，送死，……都是這樣。自然，其他動物也沒有根，因此，我對於一個初生的雛鷄會感到神祕：它只是一團黃色的絨毛，然而它居然包含着一個生命，它剛從那個硬卵殼裏爬出來，它就會吱吱地叫着，如意地走着，但是它和人一樣，沒有根，沒有根怎麼能生呢？

抗戰以來，我被迫着離開了舊居，以後，就一直住在荒僻的小城池中，最初我在湖北一個小縣城中，住過半年之後，自己也覺得膩了，這主要的原

因是許多大英雄在那個小地方，成就了許多不大不小的罪惡，實在令人住不

下去了，於是自己心裏就想：走開吧，換換地方吧，而且到後方的大都市中走吧。想是儘管想了，話也一再地說了，可是我的腳並不替我邁步，後來不得已了，就到四川一個縣城中，這個小城簡直是個小村莊，簡單極了，也樸素極了，我在這裏住下來就像住家一樣，一住就是三年，最後還是在無可如何中才走開的，走開了，又來到這個小山城，到此不久，這裏的熟人又都走開了，我也應當走開的，然而我說：我還是在這裏暫且住一年吧，我不打算走，這就正如那個朋友所說，我又在這裏生了根了，我這才恍然我原也是一株有根的生物。我這個生物的根也並不是隨便什末地方就可以扎下去的，它也有特別適於它生下去的土壤，雖然抗戰這一場風雨是異常劇烈的，可是我的根却還沒有受到什末影響。

再回頭想想，我從前固然也任過幾個大都市，但當時那些都市對我又有什么末關係呢？多買幾本書，多見幾個人，多聽一點消息嗎？其實我住在都市

裏也正如不在都市裏一樣，我大概還是住在都市裏的鄉下人，那麼我的根也許是最容易生在荒僻地方的。我大概不會是一棵松柏，一棵梧桐，更不是牡丹和蘭花，我大概是一株野草，我始終還沒有脫掉我的作爲農人子孫的性道。

有一個時候我還曾經立志要『連根拔起』，但那根並不是指的這根，那是說舊的意識之類的根，那妨礙我發揚，擴大，妨礙我生得更堅硬更潑辣的根，我真願把它掘出來，燒毀它。那麼我的根也許不只一條，大概除去『主根』之外還有『鬚根』，也許除去『地下根』之外還有地面上的『氣根』。自然，無論甚麼根，它們都是互相關連的，它們共同地支持着我這個柔弱的軀幹，並營養着我這一身並不繁茂的枝葉。

三十年十月二十日，敘永。

## 書簡(一)

今次我一共讀到你三篇文章。我比較喜歡的是「犧牲者」一篇。我以為你應當努力向這個方向走：寫實際經驗過的事物，所謂「寫你所最熟悉的事物」，這樣，可免得太放縱了你的想像，因為你的想像很容易不合實際，而且我還希望你用樸的素筆調寫。我希望你不要擔心讀者會看不懂你的意思，也不要担心你的意思不能完全傳達，要如實地寫，而且還要相當含蓄一些。不要那些堆砌的形容，不要那些太曲折的描寫，不要一心只念道：「我要寫成詩，我要寫得美，」却只應立志寫得真實，寫得質樸，要寫得恰到好處，一點也不叫它過火。……爲了練習，當然要多寫，但有些文章，實在也可以不寫，譬如你的「涪江之濱」之類。我對於這篇文章，彷彿說不出什麼意見，

然而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有點厭惡，覺得其中沒有多少真實性，我只覺得你在那裏緊緊地捏了筆尖在造作，總是花與女人，弟兄們血腥的戰鬥，微笑，沉重的脚步……你也許以爲這文章的內容很充實，然而我却覺得茫茫然，空無所有。被炸壞了的橋樑，你寫得太草率了，前半大致尙好，後半簡直不行，敵人撤退了，爲什末呢？未免太簡單了！而且，這文章充分的表現了你的公式主義，所以這裏邊的人物都不是活的，故事的發展也不充分。

我知道你讀了很多書，這很好，然而在你文章中却總看不出你在人家作品中所獲得的益處，所以我總懷疑你讀書的方法。無論幹甚麼，只求快，只貪多，只求得一點皮毛，總是不行的。要寫好文章，就應當細心地讀那些名著，要細心地看人家的結構，看人家的表現方法。我常說，讀文學名著，必須一改過去只看熱鬧『不求甚解』的老毛病，應當像研究自然科學一樣，像演數學題一樣才行。與其開快車讀十本，不如精心讀一冊，自然，一般的作品

也許不必費這麼大工天。你現在讀書的方法如何？我的話也許不見得於你有用，但希望你能藉此反省一下。不但讀書，連整個的生活也一樣，要深刻，要沉着，只徒然地發急是不行的。

看了你這些詩，我的意見依然和從前一樣，這就是還如你在「挺進」一詩的後記中所引的我那話：「只是概念的宣說，不是具體的表現，」「沒有形象性，也就沒有藝術性，不成爲標語口號，便成爲垂涕而道。」你又說你很喜歡「政治詩」，自然，現代詩之中有些是特別強調了政治號召的，在我們的抗戰時期當然也是如此，但無論如何，詩還必須成爲「詩」才行，不然就不如寫成政治論文更好些。……對於你，其實也許不必這麼責求，因爲你一直生活在不安的情況中，像我們這時代的很多青年人一樣，你有很大的苦痛鬱積在胸中，那麼是詩或不是詩也就不必管，權當作你發洩鬱憤的工具好了，這樣也許可以減少你生活中某些痛苦。話又轉到生活本身上來：不認



識黑暗的人，乍見了黑暗，嚇壞了；不認識光明的人，乍見了光明，也喜壞了；然而黑暗之存在與滅亡以及光明之發生與成長，這正是歷史的必然，於是那種不可一世的煩憂與狂喜也就都是不必要的，都是無用的了，所謂：『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要推動歷史，要在現實世界中盡自己主觀的能動力量，這並非一個狂人的能事，而是一羣冷靜的，有政治訓練的人們的事業。要奮鬥，自然的，但奮鬥必須有方法，要犧牲，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但犧牲必須值得，必須有代價。只是一個人躲在角落裏發急發躁，甚至發瘋發狂，既無方法又無勇氣，這是最不妥當的辦法，其他且不說，只就個人的神經與身體的損失而論，也是無意義的，何況還有更麻煩的事情會招惹出來。有勇氣，就真幹；不然就應當沉住氣，好好讀書，多交朋友，培植自己，把腦子弄清楚是要緊的，把身體弄強壯也是要緊的。接受人家的好影響，假設能把好的地方去影響別人就更好。工作是多方面的，生活的方式也有各種各

樣。善用環境，善用時機，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一切。

二十九年五月十日。羅江。

## 書簡(二)

你來信中所說的種種事情，使我有無限的感慨。但在這裏我不願談到這些，因為知道這是很不方便的，也許對你是更不利的吧，所以還是不談為妙！但我不能不說明兩點：對於任何事物，不親身感受就不易認識它的真面目，老百姓受了統治者的敲剝，才認清了統治者的殘酷，青年人受到了封建勢力的壓迫，才認清了封建勢力是什末魔鬼，此其一。我們這一次從敵人的炮火中出來，在六千餘里的『冥途旅行』中，使我認識了從前不曾認識到的事物，但是我並不悲觀，反倒更覺得強健了起來，我得謝謝這一段生活，因為只有在這種生活中一個人才能學得鬥爭的方法，最低限度也可以磨鍊自己。至於你們，也可以說是在『冥途旅行』中暫住了一次『黑店』而已。

爲你們設想，我以爲你們無論如何、環境無論如何惡劣，你們也不可懈怠，不可被黑暗壓下去，倘因一時的不利而懈惰下去，那也是無謂的犧牲。你們自己千萬不可疏忽自己的工作，功課有可以幹的，自然要幹，因爲有些功課還是要緊的，功課如無可學，也應當自己選一兩種學問，作爲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們是高年級的學生了，而你的年齡也比較大些，不應再像小學生那樣走頭無路。你是喜歡文學的嗎，還是更喜歡社會科學呢？假如是不喜歡自然科學的，那麼同時喜歡文學與社會科學也是可以的，因爲二者可以相輔而行，如只喜歡文學，也必須懂一點社會科學才行。學校裏沒有書，你們就不能自己設法集資購買一點嗎？你們沒有好先生，就不能結合一個朋友團體互相幫助？你們立刻就要這樣作起來好了，那是比較課堂上聽講好到百倍的，一個青年爲甚麼不能瘋狂地埋頭於工作？你們且試試看，捉住一個問題，盡力地鑽研，看是否能鑽出點火來，如能有一個月的繼續努力，你將感

到有無限的快樂，你將忘掉許多苦惱，你將以另一種方法看你的環境，你將不再只那末空空地喟嘆，徒然地憤恨了。

其實，就是把工作的範圍暫時只縮小到讀書也是無妨的吧？要愛書，要愛真理，要對於書和智識以及真理有那種瘋狂才好。一個農民沒有土地是不行的，有了土地而不用力耕種就更不行，一個學生沒有書本怎麼能行呢？不好好地用功怎麼能行呢？「請愛好書本吧，」高爾基說，「請愛書吧，——

這知識的源泉！只有知識才有教人的能力，只有它可以使我們在精神上成爲強壯的，忠誠的，有意識的人，這樣的人，方才能夠真誠地愛着人類，尊崇他的工作，衷心地注意到他那不會中止的偉大的工作的極美麗的結果。」我們想起于三年前的今日逝世的巨人之一生及其事業，再來意味他這一段充滿了鼓舞的文學，我們心裏感到沉重。而當我談到你的來信，你說：「我們不敢不上課，上課又毫無所得，於是，我們坐在課堂上，對着課本閉上眼睛，

便讓青春這樣的消失了……」我讀到這裏，不能自己地眼裏濕潤起來，我爲你們那些寶貴的時光可惜，我深深地感到這裏的殘忍！但是，我要問你，人家用種種方法埋沒你們的青春，你們就甘心忍受嗎？你們就不會想到過抗議嗎？不想抗議，已經是可恥了，却連一點補救的法子也不能想，只是一任自己毀滅，這簡直是太可惜了。

只是躺在白色的蚊帳裏作白日夢，或是穿了皮鞋走在堅硬的路上聽格格格的脚步声，這是不行的呀。我正在讀「魯迅全集」，面對着這麼一部鉅著實在令人景仰。魯迅曾經對人說過：「我哪裏有天才，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魯迅當時是五十幾歲的人，而且常在病中，我們呢？年紀青青的，身體也壯實，我們在無謂中空過了多少歲月呀！我在過去也是頗自以爲能用功的人，然而到了此刻，才覺得過去並未用力，此刻雖加倍努力，而過去的總是過去了，現在就只是終日有惟恐不及之感。無論是誰，無

論是什末性格的人，只要是刻苦努力工作的，我都敬佩。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會有一個時候，也感到過工作的瘋狂，也感到過知識的迷惑呢？『瘋狂』與『迷惑』都不是好字眼，然而也沒有更好的說法了，如籠統一點說，就說是『工作的快樂』吧。也許有人要反對說：『就讓青年人這樣埋下頭去嗎？』不的，我回答，但是你既不能改造環境，你就應當埋頭於自己的工作，只要你不是爲埋頭而埋頭，而是爲了要抬起頭來，要正視黑暗，控訴黑暗，並和黑暗鬥爭。

注意你的身體，振作起精神來，暫時埋頭工作，這就是一切。

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羅江。

2

(5)





有版權

定價三元七角

# 日邊隨筆

李廣田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鹿一弄八號  
重慶路國民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夜鶯曲  
風雪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大姊  
株守  
山水  
還鄉記

盧靜  
王西彥  
白明  
田濤  
鄭定文  
吳岩  
馮至  
何其芳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錦帆集外  
生之勝利  
曙前  
短簡  
青春  
旗

靳以  
李廣田  
黃裳  
方敬  
劉北汜  
巴金  
李健吾  
穆旦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書信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